

王氏复仇记

祝孝廉者，姓顾，名化雍，字仲求。为诸生时，能闭户自守，古之狷介士也。其先常隶属于陈司空必谦，以故人轻之。天启辛酉，化雍登贤书，乡老中或与相见者，第称之曰祝举人。而已，邑有公事，当集诸绅会议，值严寒，有孝廉沈某者，见化雍至，故作嘲语曰：“今日真寒甚。”鼻中涕乃突然而出。吴下以奴仆为鼻，沈故借景揄之，同座皆匿笑。其为人侮慢如此。祝之居在南城，与赵宦邻。赵宦者，名士锦，字前之，明时进士，为横于乡里邑人，号为四大王者也。与陈必谦为儿女姻。陈赵势焰赫奕，而士锦尤贪悍肆凶虐，觑祝居与己联比，启鸠据心。遂挟陈与祝瓜葛，谓祝居系陈故业。令备奩于赵，嘱媳呼祝妻王氏至面白。祝不往，则令妇隔墙詈而寻之。化雍含忍者有年，而赵终不能释。祝终不与校，盖受其凌虐久矣。化雍乘铎丹阳，会试旋里，士锦即令其党持银数，佯欲价买，逼之立券。祝不应，士锦怒，令健仆肆口辱骂，拆毁墙壁。顷刻间，两家厅事，洞达为一。化雍夫人王氏奔赵哀恳，赵妻及媳受士锦旨，捽其发而欧之。袜衣裂

裾，苦辱万状。化雍忿恨，情极自缢死。遗笔嘱其子曰：“行年未五十，被恶邻赵士锦逼占祖基，朝夕詈骂，辱及尔母，凌虐万状，含冤自经，虽类匹夫小谅，实出万不得已。横死之后，为伍尚者，为伍员者，听儿辈为之。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。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泪遗嘱。”

事闻阖邑，人心不平实甚，然畏赵势焰，无敢过而问者。王夫人于是出揭遍贴通衢。其揭曰：

丹阳县儒学教谕举人祝化雍妻王氏全男从泰处泣血具

揭为诬陷逼产，立杀夫命事，痛夫化雍祖居，与豪宦赵士锦邻，并百计谋吞夫宦丹阳未遂，今初一日，覘夫下第归家，统凶立拆墙垣搜捉，逼立文契。氏急奔告，伊妻及士锦喝家众一面将氏裂衣殴辱，一面擒夫锁考，夫逃避无门，立刻殒。士锦犹谓夫诈死，令奴遍行搜验，持枪搠夫妻赵氏，破颈流血，拗折氏指，万目共睹。今署县公出，暴尸七日，地方不敢举报，诉捕不敢准呈，邻里不敢作证。地惨天昏，神号鬼哭，士

锦厉收亡命，蓄意叵测，抄万家杀万命，今则杀及命官，目无国纪，罪恶贯盈，人天共愤。激切哀告。

崇祯十六年十一月 日具

于是王夫人复刊揭百五余张，遣急足走丹阳，粘于街衢。复遍送合学诸生，且寓书曰：‘愿诸君敦侯芭之谊，举鲍宣之幡助我，未亡人执兵随后，共报斯仇，则大义允堪千古。’未几，诸生各担袱被、裹糒粮，云集响应而麇至于虞，人人攘臂裂眦欲甘心于天水氏以报师仇。时瞿稼轩先生家居，于陈赵两家皆夙好，故不避嫌怨，特为厕身谨解约。次日，集合邑绅士会议于天水氏之堂。（时化雍枢已殒于堂上。）丹阳诸生群入相揖，向众绅士昌言曰：“逼死命官，至变也！至惨也！贵邑礼义之乡，固宜声罪致讨，共伸公忿。何乃首鼠两端，人各模棱坐视？晚辈虽懦儒，颇知在三之节，惟有急走京师，击登闻鼓，泣诉九阍，为贵邑科名中人一雪耻辱耳。”诸绅噤不发一语。当是时，邑中诸先达齿爵最尊者，唯钱牧斋谦益未至。诸绅故列坐以待，少顷报钱至，稼轩起谒迎入，皆坐。瞿乃白钱曰：“祝赵构难，

纷扰匝旬，迄无成议，惟丐老师片言以为折衷。”钱曰：“陈氏之意若何？”瞿曰：“陈氏意主于和。”钱艳然作色曰：“在陈既可以无君，祝亦可以无主。”遂拂衣登舆去。于是丹阳诸生奋臂一呼，邑中士民响应数千百人，飞薨擲栋。尘烟蔽天，声震山谷。瞬息间，赵居顿为平地。诸生遂捐土葬化雍于天水氏之堂基，各抚掌称快而去。祝氏亦毁其宅，不留片瓦，盖恐士锦驾题抢劫为反噬计也。当众人之毁赵室也，诸乡老如从壁上观，绝不敢出一义忿言以当鸣鼓之攻者，惟延贮舍旁，久乃潜散云。

野史氏曰：‘祝虽出自卑微，然亦膺一命于朝矣。赵欲攘其居、又致之死。设长吏中有义纵王温舒命断斯狱，岂不大快人心哉！奈当日国事已非，群情瞽乱，乡先生箝口结舌，惟知避怨自全。速蒙叟一言，稍扶诸生义气，为差强人意耳。卒之死者徒死，生者竟生。营兔窟而安身别业，势焰依然。覆马鬣而赍恨重泉，沉冤谁诉。尚论往事者，不禁击唾壶而长叹也。’